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

苦儿流浪记



连环画出版社

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

苦儿流浪记

Ku'er Liulang Ji

原著：〔法〕耶克特·马洛

改写：李雪



连环画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苦儿流浪记/(法)马洛著;李雪改写. —北京:连环画出版社, 2006.6

(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)

ISBN 7-5056-0777-4

I. 苦... II. ①马... ②李...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—缩写本 IV. 1565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55802 号

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

苦儿流浪记

Ku'er Liulang Ji

原著: [法] 耶克特·马洛

改写: 李雪

绘画: 段虹

封面画: 孔雀鱼

封面设计: 奇艺堡图文

责任编辑: 李雪竹

连环画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邮编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)

廊坊市光达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5.5

字数: 80 千字 插页: 8

2006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56-0777-4

印数: 1-5000 定价: 8.80 元



内容简介

鲁米离开养母，参加了老公公的杂耍班，从此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。在这个杂耍班里，有善于演戏的猴子，也有特别聪明可爱的小狗。但是，突然有一天，厄运降临了，聪明可爱的小狗被狼吃掉了，猴子也病死了。老公公和鲁米无家可归，在暴风雪的夜晚露宿街头……小说的情节生动，环环相扣，围绕着鲁米的命运展开了一系列富于传奇色彩的情节，让读者欲罢不能。

作者耶克特·马洛(1830—1907)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小说家，以情节剧小说而著名，《苦儿流浪记》是其最为家喻户晓的一部。这部小说问世后，曾被译成英、德、俄、日等多种文字，而且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，它还在法国被重印出版，并多次被搬上银幕。

系列

因法嗣夫人

兒童路大馬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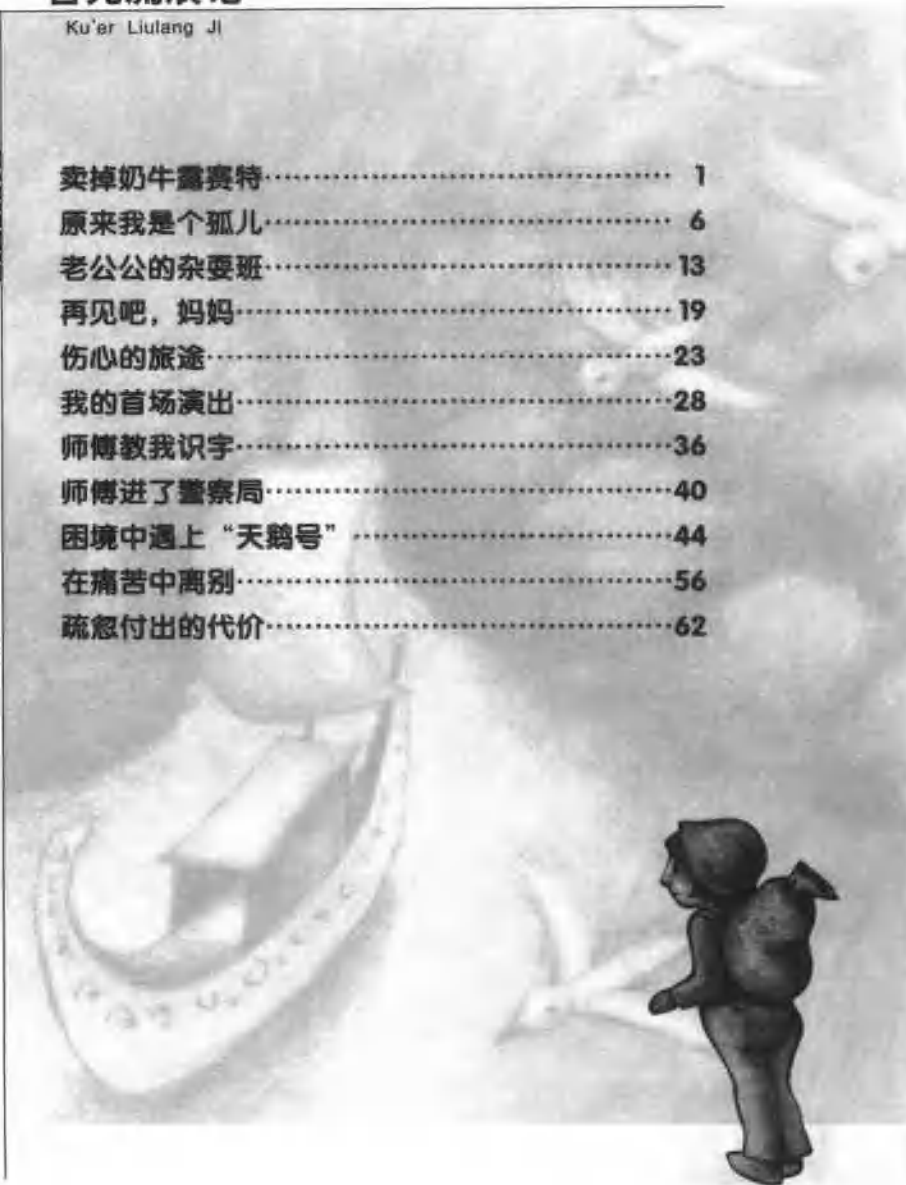
苦儿流浪记

Ku'er Liulang Ji

目录

M U L U

卖掉奶牛露赛特.....	1
原来我是个孤儿.....	6
老公公的杂耍班.....	13
再见吧，妈妈.....	19
伤心的旅途.....	23
我的首场演出.....	28
师傅教我识字.....	36
师傅进了警察局.....	40
困境中遇上“天鹅号”.....	44
在痛苦中离别.....	56
疏忽付出的代价.....	62



来到伽罗福里家.....	78
露宿在寒风呼啸的街头.....	88
花匠家收留了我.....	94
天灾人祸毁了一个家.....	104
我做了戏班的班主.....	115
我在矿井的奇遇.....	123
与众不同的遗书.....	134
买最好的礼物送亲人.....	140
去找我的父母.....	146
夜幕下的交易.....	153
意料之外的结局.....	162





卖掉奶牛露赛特

我生长在夏凡依村，这里土地贫瘠，是法国中部最贫穷的村庄之一，但我却感到自己是最幸福的孩子。

我伤心的时候，妈妈总是百般疼爱地把我搂在她怀里，安抚着我；寒风夹着鹅毛大雪，吹打白花花的玻璃窗的时候，妈妈总是把我的小脚揣进她的怀里，为我唱着歌谣；我在荒山野岭放牧，遇到雷雨袭击的时候，妈妈总是跑来撩起她的羊毛长裙，为我遮风挡雨，我与同伴吵嘴的时候，妈妈总是耐心地听我伤心的哭诉，和颜悦色地指出我的错误。

爸爸在巴黎做泥瓦匠，从我记事起，爸爸一次也没有回来过。有时他会托同他一起干活的师傅报个平安，或带点儿钱给妈妈。

我八岁时，十一月的一天傍晚，我正忙着劈柴，听到



Ku'er Liulang Ji

苦儿流浪记

妈妈惊慌地对我喊：“鲁米，不好了，你爸爸受伤了。”

我急忙跑进屋里，看见一个两脚沾满了污泥的叔叔，坐在壁炉旁，正在向妈妈叙述事故发生的经过。

原来是脚手架倒塌，把爸爸半个身子压在了下边。当时有人说爸爸热罗姆·巴伯兰不应当站在出事地点，所以包工头拒绝支付任何抚恤金。

“真倒霉！”叔叔说，“不过，既然是在工地受的伤，我认为应该和包工头打官司。”

“打官司？可要花一大笔钱呀！”

“不错。不过要是官司打赢了……”

妈妈真想去一趟巴黎，可是这长途而费钱的旅行，去一次又谈何容易！

几天、几个星期过去了。爸爸常常来信催着要钱，最后一封信要得比前几封更加急迫，声称如果钱已花光，就该卖掉奶牛来凑钱。

只有和农民一起在乡下生活过的人，才能体会到“卖奶牛”这三个字所包含的痛苦和绝望。

在农民的眼里，奶牛是宝中之宝。一个农民不管他穷到什么地步，不管他家里人口再多，只要他的牛棚里还有一头奶牛，他一家就不会受饥挨饿。

多亏了那头奶牛，我和妈妈的日子过得还挺不错。奶牛不仅是我们的奶妈，而且是我们的同伴和朋友。我们常常抚摸它，和它聊天。它懂得我们的话，经常睁着圆圆的、温顺的大眼睛向我们表示它的感受。我们喜欢它，它也喜欢我们。

妈妈急得不得了，可是，除了卖奶牛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筹到钱给爸爸治病呢？

家里来了个牛贩子。他仔细地打量着奶牛露赛特，东摸摸，西摸摸，脸上露出不满意的神情。最后，他说，只是为了帮帮像巴伯兰妈妈这样一位好心肠大嫂的忙，他才肯买下这头奶牛。

可怜的露赛特，仿佛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似的，“哞哞”地惨叫着，不肯走出牛棚。

“你绕到它后边去赶。”牛贩子说，他取下挂在脖子上的鞭子，递给我。

“那是没有用的！”妈妈说。

接着，妈妈抱着牛的脑袋，流着泪，轻轻地对牛低语：

“走吧，露赛特，我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，走吧。”

露赛特不再反抗，乖乖地跟着牛贩子走出了院子。

我和妈妈在大门口默默地站了很久，还可以听到露赛



特低沉的吼声。

从此，我们与牛奶和黄油绝缘了。早上，啃的是一片干面包；晚上，吃的是土豆蘸盐花。

卖掉露赛特不几天，狂欢节到了。

我清晰地记得去年的狂欢节，妈妈特别做了好吃的热饼给我吃。可是，今年没有牛奶，也没有奶油，就别想再吃到热饼了。

但是，妈妈却做了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情。

这天傍晚，我从田里回到家时，竟意外地发现餐桌上放着一包面粉。

“啊，妈妈！”

“你的心思嘛，我早已经猜到了，不会让你愁眉苦脸地过狂欢节的，所以我想了点办法。你瞧瞧木箱里有什么？”

木箱盖猛地被掀开，我马上发现里面不但有一大瓶牛奶，还有黄油、鸡蛋和三个苹果呢！

“妈妈要做热饼，是不是？”

“对了！今天是狂欢节，所以，妈妈向邻居借了一些面粉、牛奶和黄油，特地做热饼给你吃。”妈妈高兴地对我说。

接着，妈妈又兴高采烈地吩咐我：“鲁米，把鸡蛋拿来，我打蛋，你削苹果。”

“好呀！”我高兴地答应道。

于是，我和妈妈一起忙了起来。妈妈把牛奶和打散的鸡蛋倒在面里和好，然后再把奶油倒在锅里。

顷刻，黄油就发出了吱吱声和轻微的噼噼啪啪的爆裂声，房间里立刻就弥漫着黄油香醇的气味。

正当我聚精会神地听着这音乐般的声音、感受着黄油香醇而甜美的气味时，院子里突然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，紧接着就是一阵“咚咚”的敲门声。



Ku'er Liulang Ji

苦儿流浪记



原来我是个孤儿

“谁呀？”听到敲门声，妈妈还以为是邻居呢，连身子也没有转过去。

这时，门一下子被推开了，一个男人闯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根粗木棍。

“这里正在过节呀！你们倒真懂得享受！”他粗声粗气地说。

“哎哟，我的主啊！”听到这粗鲁的声音，妈妈惊叫了起来，“热罗姆，你回来了？”

然后，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把我推到那个男人面前，说：“快叫爸爸呀！鲁米，这是你爸爸呀！”

听到这个男人就是爸爸，我情不自禁地扑到他的怀里想去亲他，他却用木棍把我一挡。

“这是谁？你对我讲过……”

“嗯，是呀，不过……那不是真话，因为……”

“啊！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……”

他举着木棍，朝我走过来。我不由自主地直往后退，一直退到饭桌前。他这才站住，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，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，对妈妈说：

“快点儿准备晚饭，老子肚子早就饿了！”

“我正好要做热饼。”

“我看见了。不过，我步行了十里路，你总不能只给我吃热饼吧？”

“可家里什么也没有啊！再说，我们没有想到你会回来。”

“怎么没有东西？”他环顾着四周，“有黄油。”

接着，他抬起头，朝天花板上从前悬挂咸肉的地方看了一眼。可是，挂钩上早已经没有咸肉了，现在，大梁上挂着的只是几串大蒜头和洋葱头。

“有洋葱。”他说着，用木棍打落了一串，“四五个洋葱头，加上一块黄油，我们就有好汤喝了。把热饼拿出来，洋葱放在锅里给我炒一炒。”

巴伯兰妈妈没有说话，而是急急忙忙地按照丈夫的要



Ku'er Liulang Ji

苦儿流浪记

求去做了。

我一步也不敢离开那根木棍把我赶到的地方，生怕他挥动木棍给我一下。我背靠着饭桌，悄悄地打量着他。

这是个五十开外的男人，面色严峻，神态冷酷；因为受过创伤，脑袋歪在右肩上，这种畸形使人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。

妈妈把热饼拿出来，重新把锅放到火上，又把一块黄油放在锅里。

“你想用这么一小块黄油给我做汤吗？”他问。

说完，他自己端起装黄油的盘子，把整块黄油全倒在了锅里。

没有黄油了！再也别想吃热饼了！我好伤心，但更令我伤心的是站在眼前的这位脾气暴躁，面目可憎的男人竟是自己的爸爸！

“喂，小鬼，不要老待在那儿，快把碟子摆出来！”他突然大声地吆喝道。我乖乖地照他的话去做了。

开始吃饭了，热罗姆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我心情沉重，一点儿食欲也没有。

“你肚子不饿吗？”热罗姆问。

“不饿。”我回答。

“那就去睡觉吧！快点睡，不然我要发火了！”

听了他的话，我如同听到了大赦令一般，飞快地离开了饭桌，开始脱衣睡觉。可是，我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

“这人对我这么粗暴无礼，怎么可能是我的父亲？”我胡思乱想着。说不清过了多久，我听到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向我走来，我马上辨别出这不是妈妈。

一股热气掠过我的头发。

“睡着了没有？”那人压低了声音问，是爸爸。

我没有应声，那句“我要发火了！”的可怕话语，还在我耳边回荡。

“他睡着了。”妈妈悄声地说，“这孩子一躺下就着，他就那样。你尽管说好了，不用担心他听见。”

爸爸立刻回到饭桌边去了。

“你的官司，打得怎么样啦？”妈妈问。

“打输了，”爸爸说，“钱白扔了，人也残废了，成了穷光蛋。瞧，好像这还不够，偏偏我回到家里又看见多了这个累赘。我问你，为什么当初不听我的话，把他送到孤儿院呢？”

“送到孤儿院？那太可怜了！”



Ku'er Liulang Ji

苦儿流浪记

“他又不是你亲生的，有什么好可怜的？你要知道，他是孤儿啊！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可我亲手把他养大，怎么忍心呢？再说，要是他父母来要人，我们怎么交代？”

“他父母！他有父母吗？有的话，早该找上门来了。八年啦，该找到啦。我是做了件大蠢事，以为他也有父母，总有一天会上门来认领的。我们抚养了他，他们会报答我们的。我真是个大傻瓜，笨蛋一个！我以为这孩子被裹在漂亮的、有着网眼花边的襁褓里，家里一定很有钱。还认为他的父母一定会来寻找他。现在看来，他父母可能已经见天主去了。”

“如果他的父母没有死，有一天他们来要人呢？我总觉得他们会来找的。”妈妈说。

“那还不好办？我们就打发他们去孤儿院。废话少说！烦死人了！明天我带他到村长那儿去。今天晚上，我就去给村长打个招呼，一个钟头以后回来。”

说完，这人推门出去了。

等他那沉重的脚步声消失的时候，我忍不住跳起身来，叫道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

妈妈急忙跑过来，奔到我的床边。